空中大戰記

遠東第一次

178
MG
E 296.93
93
2

遠東第一次

空中大戰記

3 2173 1263 0

1937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初版
發行額：一——六〇〇〇册
增訂本漢版：一——四〇〇〇册

上海雜誌公司總經售

上海・漢口・廣州

每册實價一角

空中大戰記

目錄

空戰前奏……大公
我怎樣炸出雲艦……次霄
在筧橋……陳竹平
空軍的處女戰……黃源
我空軍炸敵目擊記……鄭振鐸
外灘戰雲……大公
杭州灣空戰追逃……迪民
飛將軍訪問記……辛人

奇偉的夜襲……景江
松浦久夫訪問記……佛舟

空戰前奏

我們一共四個人，在下午一時由報館乘汽車向楊樹浦方面出發。

天空佈滿着黑雲，斜風夾雜陣陣的細雨。陰沉沉的天氣，正好是人類大屠戮的象徵。而在楊樹浦一帶，兩軍都在嚴陣以待着。

但，很奇怪，這逼近戰場的地方依然擁擠，而且比平時還擁擠幾倍。這其中五分之三當然是難民，只其餘的則是抱着好奇心看熱鬧的羣衆。黃浦江中陳列着外艦，黃浦江濱便立着層層的人。人排成屏風模樣，自法大馬路一直排到北京路，江面的風光被遮住了，浦東的房屋被遮住了，露在人頭上面的，有那軍艦上的桅檣與圓形的煙筒。

順利地過去南京路，順利地過去北京路碼頭，然後穿過外白渡橋，右轉進入百老匯路。百老匯口迤北冷靜得使人害怕，而百老匯入口經提籃橋過來，馬路中間是汽車、洋車、電車、脚踏車、老虎車，馬路兩旁則是排滿着這社會活動的主體，茫茫然一片，立在中間驟然覺出自己的渺小，汽

車停着，電車停着，脚踏車人力車慢慢地向前蠕動着。向東去的人多半空着手，向西來的人則手提布包、皮箱、行李之類，還有的女人抱着孩子，拉着姊妹。人走的很慢，行路的阻礙很多，於是馬路上有的是報紙，有的是箱板，有的是擠破了的搪瓷洋盆……散亂地鋪着，垃圾式的擺着，俯首一看，很容易想到遷居時的室內情景。

從汽車裏下來，步行依然困難。武昌路和南潯路臨百老滙路路口，站立着把守弄口的日本「武士」，他們穿着便衣，穿着破西服，或竟是黑色學生制服，配着方頂帽子，年紀像是自十五歲至五十歲，手裏各都拿着一根纏着布條的木棍，對着每一個過往的行人在兇狠狠地注視着，弄口以內是空寂的，從北面開過來的汽車都要受到他們的檢查。巡捕幾乎看不到，有的在指揮無法指揮的交通，有的在滿頭是汗地東奔西跑。

過去公和祥碼頭，還看不到武裝的同胞，而海浪般湧來的依然是工廠區的居民。西人逃難的也有，日本人也有，我們曾經看到一個滿載日人的搬場汽車，向西開去；又看到一隊狼狽不堪像是由前線逃下來的浪人，由南面衝向北去。

「行路難，歸去來！」從利查路繞道日本領事館的後面，在利查飯店轉角馬路中心發現了

一個砲彈丟落的深洞，我們光榮地品評它的來源，惋惜地衡量它和出雲艦的距離。說時遲，那時快，天空又在響動，接着日領館前面的高射砲震耳地轟炸。大家都慌了，橋下的向橋上跑，橋上的又向橋下躲，因爲響聲太驟，我們由蘇州河堍逼回靜寂無人的利查飯店以內，飯店門敞開着，侍役向大廳裏跑，紳士型的外人向樓上跑，臃腫的老婦人向柱後藏，這種暴風雨來臨的情形，在這房子騷動了約三分鐘。事後想來也覺得好笑，這片偉大了建築物能同炸彈相敵抗嗎？越向裏面躲不是危險性也越大些吧？因之我想到本乃特（Arnold Bennett）的許多描寫歐戰的作品，（如The Pretty Lady等等）但他描寫巴黎倫敦在德國飛機前來危脅的情狀，遠不及我們所見的壯烈親切。在他的書裏我們沒聽見高射炮響，而仰望天空的人更沒這一次多。追懷昔賢，倒覺比他幸福多了。

外灘擁立着人，中國飛機一架仍在浦東一帶盤旋，日本的高射砲止而復響，響而復止。接着兩隻日本飛機也由出雲艦邊騰空了，他們也在翱翔，也在迴旋；但低多了，低得步槍可以射到。於是觀衆在私語着：「爲什麼不趕快開砲給他射下來呢？這種因愛國而激發出來的憤懣，像在統制着各人的心，籠罩住各人的面孔。

回報館，大家在申述其所見，在寫出自己所見到的消息。四點鐘近了，窗外又傳來轟轟然的砲音。於是大家又全放下工作，一齊向屋頂奔跑。

來遲了一步，三隻飛機剛被高射砲逼到虹口方面去了，砲還在射，而那最後的一隻躲到黑雲下面。我們都担心它的命運，但一剎那又看到它那徐徐上昇的影子，於是掌聲響動，大家都得到安慰了。

一會又來了三隻，砲又連珠價響。一會又來了四隻，砲仍然響。在機身的前後圍聚着一簇簇的黑煙，煙影機影有時會連成一片，前前後後，分不出那是飛機，那是砲彈。這後來的四隻是從南向北排成人字形。它們衝着風冒着砲彈直向「出雲」進發。砲響成爆竹一般，彈霧染黑了天色，終於它們走到了目的地，一、二、三、四地各自丟下一個炸彈。地下灰煙騰起，但目標仍然錯誤了，當然誰都替它們可惜。

這一幕幕的壯烈空中戰爭，如電影般地在眼前映過。大家都慘痛地想起了「一二八」大家都熱烈地期待着給人一個慘痛的報復。

—大公—

我怎樣炸出雲艦

一　花邊白影中的閑情

一束剪秋羅在我的迎面，每當我不甚覺到疲倦的時候，這瓶放在我牀邊的美麗的花，便映到我眼上來，於是這束花便成爲我安慰的對象。

我像做一個甜蜜的夢，昨日在深不可測的高空活動，今日却落在這離地面不過一尺來高的牀上。要是不曾想起創傷的時候，我不覺失笑了。此刻，我的周圍完全是白色的；除藥物以外，從覆在我身體上的被褥，到天花板，給我一眼是純潔的印象，這種環境會使人發生高雅的感覺，又清靜得使人寂寞，所謂和平，似乎就在這里，我們想要呼吸到和平的空氣，也祇有這里的事實可以形容和平這種理想。

二　學園時代的風趣濃

可是我是活動慣了的人，對於這種靜止的白色反而不安起來。雖然，天空中也是白色的，但這是流動的，奇異的透明底雲層。顯然地和我目前的情狀，意味是兩樣的。每當我的機身穿過那

卷積雲的時候，分有次序的濃淡底雲層，像在剝果皮似的，被我的勇氣退在遼遠後面，這樣，我便感到一種神祕的愉快。我之所以歡喜駕駛飛機，也就因爲由於我這種性情和幻想養成功的，不妨說，正是這麼關係，而決定了我現在的身分。

我的學習航空，從開始到如今，年代該是和中國航空教育同樣長短的，這就是說，中國一有航空學校，便有了我這個學徒。但我自踏出校門後，生活並沒有多大變化，不過駕駛飛機比較讀講義的機會多了。到這期間，我可以把大部份時間放在駕駛上面，除自由地稍涉及理論外，給我却學了不少花樣——各種特別的飛行技術運動，如基本的：Altail Spin loom, Sideslip. 以及 Nosedive 等運動，我可以隨自己的趣味，換調的飛行。雖然，偶有時候，機上了附加各機武器，作爲作戰的姿勢出現，但這只能算爲一種難得的練習，而絕沒有機會，使我有增多作戰的經驗。不過，我總希望能有這種時機的來到，每當時局緊張的日子，我就非常興奮的，我往往暗下去撫摩我常用的那隻飛機的駛盤，默祝它立刻昇騰起來，表現抑鬱在我胸口那種憤懣後面的能力。可是我的志願像傳染了寒熱病似的，隨着時局在昇退；祇想從實地作戰上得些經驗，以爲學校教育不足的補助，結果仍是失望，還是一個飛行家實地的，騰雲駕霧的遊歷者；也許在地面上看

見我們的朋友羨慕我有一表仙氣的逍遙其實這正是我的苦悶

三　時機到來之前一夜

終竟給我期待到了，這是兩週前的一個清朗的早晨，我將要作第二回臨空的時候，我的左足正跨到踏板上，出乎意料的接到本隊傳告的準備出戰底密令。在這一忽間，我感動得眼邊滴出淚水來了，有如困龍越出了泥沼，我像是已經昇飛了，而不知道身體離開了機身。這時，該不祇我一個人有這樣興奮，我敢承認，凡是我伙伴的都有這樣情形。

我是屬於最老的一隊，因爲歷史的關係，對於被伙伴們稱爲阿米巴隊。但並非全隊是資格老的，却是在「一分隊」這三個單位中有一個是新的伙伴。但在系統上我們要算第×隊了。應該這些沒有多大關係，祇少在作戰能力方面，根本我們從未實際地「機對機」的搭當過，即是我們長官，也不便定出誰强誰弱的成見來。

于是在這回戰爭發動的時候，首先便被派到我們這阿米巴隊上來了，這好像一種傳統的成規，即是，不可免的表示當「以老爲先」的厚意。自然我們對於這種厚意是一致歡受的，那怕是自不量力，不幸的事穩定會落頭上的；這都因了甘心的遂愿，似乎無暇顧及了。

四　領空上的處女戰爭

在我們起飛的時候，錢針正指着十點三十五分，當我在扳發動機之前，仰首看見頂上一片飛快的積層雲走過，轉眼我的同隊的一個結實底伙伴先我昇騰了，不覺起了競賽的心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似很能清醒人，想是機底的那些豐潤的草原的蹤味；不過我稍旋動手裏的駛盤，那在遙望中的無邊底綠野便失在我老遠的背後了。

我所用的機，是一架陸上偵察機；此次我出使的任務是偵察敵方兵艦分布的地位，平時聞說日本軍在這方面的射擊力是很可忌慮的，爲防衛萬一起見，也便帶了一顆輕炸彈。我想，卽是不過到被射擊的場合，我亦當留給他們一個禮物，無疑的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除非敵人疏忽了，事實上決不會；果然給我的好意所蒙蔽了，當我的機身距水面還不到七百尺的時候，就像急不過來似的由艦裏對我這邊射出八九發强烈的鋼砲。雖然這是我初回的遭遇，但是我的心裏並不慌張，不過比較機警一點，而仍然在黃浦江上飛行。那知道泊在江中敵方的艦，全都響應起來，立刻把靜靜江面弄得烏煙瘴氣，可是我還不就走，在目的未瞭然以前，偏要降低些，近一隻艦頂僅有五六尺，等不到他們開砲，我已經轉了方向，則來一個倒衝，再掠過一隻，可以看明敵人鼻

目的巡洋艦，然後我方高速的攀昇。可惜那兩隻經我訪問的戰艦所發出兩尊回敬我的砲，却離外的落空了，反而在匆忙中給我投下一顆炸彈。當時不知道投中無有，那我已經昇到一千尺以上的天空了，這是幾百年來被屈辱的中國第一次底吼聲！我脫去那炸彈的一刻，我則覺到這是自由母胎以來，從未有過的快感，當彈落機體減輕之際，似乎就是我的責任也減輕了許多。

這樣以後，機身便似受了我暢快的心境的感應，於是在萬重的雲間飄逸起來，非常得意。在我穿着濃雲的時候，就像小孩子和家貓戲嬉，常作急轉灣，回避它，或作翻內圈的動作，給它一個逗笑的包圍。當我從高空投向機場的一段歷程中，突然感到一陣寒流經我的身邊，同時機身微感不安。待我進休息室的時候，從窗內看出天空泛起了數朵的雨雲，而且那可親的蔚藍的天色也便被掩蝕了。

五　眞理從砲火中探求

在我還未進完午餐，就接得緊急命令，我卽半席離去，我趕忙穿好航行服，登上那架給我們預備好的單發機的轟炸機，早有兩人進去。我們各別的行了一次注目禮，接着一個隱然的微笑，當我們赴戰之前，這樣，確可以團結我們的心。

這回，我們同行的共有一大隊，內中除和我們同樣性質的七架機，此外一架是雙發動機轟炸機，一架高速度轟炸機。我們夾雜起來，三架一列的有程序的成爲三排，我這一架的位次正在第三列第二排中，當臨空一千五百尺的時候，我們還是結隊而飛。待到將要降落之際，首先那架高速度轟炸機離隊了，接着我背後的一架和左邊的一架又離隊；當在我們橫過距防衛司令部52NK的地帶，我們便受指揮的命令散開了。方我們這架機折向東去的一刻，可以隱約的聽到轟炸的聲音。想必這就是先我們到的高速度轟炸機的成績。自第一次炸響了以後的，却便連續接下去，這時全體在動員了，我們在偶然間會到那架雙發動機轟炸機，這回可響啦，想是投下三百公斤TNT的地雷炸彈，其爆力眞是震地動天。

我們這一架就趁這個機會接連投了兩顆彈下去，該是敵艦對這突來的擊襲確起惶恐，亂發高射砲，不知技術不高明，還是因過分慌張總打不中我們，有一彈本來可以擊中我們踏棒的，那就完了，可是並沒有，却穿翼柱間過去，這不過是我們側滑一下的關係，竟給我們脫了險境。

轟炸和高射擊交錯的猛鬥之中，我們又向一隻近泊岸邊的巨型兵艦投彈，這就是今天必須以頑強的鬥力解決的敵方司令艦——出雲號。我們預備擊中它的要害，便低低地滑飛下去，

再向它投落一彈，同時的用機關槍掃射。可是結果，我們的機翼被破壞了一部份，正在我們抽身脫險的時候，由激浪的瞥見我們另一架機受重傷，幾乎要跌落江裏；但勇敢的伙伴還掙扎着，畢竟突破了重圍，我們這兩架同患難的單發動機相偕的飛出市區以外。

六　這民族解放的肥料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正在我避開一支襲來的空氣的大壓力，預備側滾的一剎間；忽傳來一聲沉着的呻吟；當下，我還以爲是機翼漏發出來的顫音，那知道原來是我們的伙伴，因受重創過度，臨終的慘語！可惜我沒有留意到，只見他的血染滿了一身。大概是給兇暴的砲全部炸裂了。我覺察他的胸口還是跳動，爲了存心救回這個垂死的伙伴，同時想可能的保持他的體溫，便向低飛行，放足已不能再放回的四百五十匹馬力。雖然這時我的左手也被擊傷，感到痛楚和困難，但沿着腕臂流。要是比起那重傷的伙伴，我這點却不算什麼了：我囑付一個伙伴留意他，他很傷心的告訴我，說連衣服都掩不住他淌着的血。我回頭看他的血像噴泉似的在噴流，再受機身的振動，血已經溼透了他的坐位，且直向大地上滴，這是我們貧弱的民族的肥料啊！他在等候他的血流完，現在面色已是慘白，眼眶也深陷的進去，可是他的眼睛却很鎮定的，不時還對我們浮出

超然的笑，這是偉大的戰士底精神。

「朋友請忍耐；祇有三分鐘你就可以進醫院了。」

我想不出更好的話，因一時間的感情湧上喉邊，便這樣安慰他。

「不要緊，你們顧自己的事。」

說完，他便把創傷最大的頭部埋向衣袖間。似有意避避這引人著目的地方，不讓我們分心他。

於是我的眼睛潤溼了，正在艱苦的時候，如果半途中失丟我們這樣有力的戰鬥員，這損失實在太大了，我感到視覺遲鈍起來，現在前面是一團糢糊

「轟」

又是敵人發來的高射砲，幸我發生急智，連避了幾轡，祇見黑煙環蒙着機的邊緣，加以天陰風又大，我們好像在黑暗中探摸。當我想到背後這可愛的伙伴時，我便勉強忘却自己那破的手，咬緊牙齒，鼓起殘餘的潛力，找我們的歸宿地；閃灼我神彩的目光，有如餓鷹在搜索食物的光景，向無限的飄渺的空間，衝衝，衝出我們恐怖的死境。

七　正是要受傷了以後

傍晚時分，我想調節筋力，向棗色的小岸後方，沿着機場綠草散步，足踏在柔軟的草上，精神很覺舒適。那我受傷的手，已經過一次藥水的消洗，且紮好了繃帶，固然不免感到痛，但我沒有報告上峯，借此機會休息，我更要振作起來。我身上的血不能白流的，即使是一滴血，也不該背着敵人流，我邊走邊感興奮，雖是血滲到綳布外面，殘陽的餘輝從草雞的雲片後面漏下來，映到遠方的山崗，這樣的美景，對於一個勞倦後的人，確是非常安慰的，大概走了一百五十米突遠，將要轉彎，却遙見西角有個人在招我，立刻我變了快步，向那被風飄動的白色底信號奔去。

我還未踏進辦公室，知道又要出發了，隊長眼睛似乎注意我那受傷的手，却躊躇了一會說：

「不便？那就不必出去。」

但我已會意到，我便掩飾這「不必」的理由，故意伸出那隻受傷的手，而且近他的面，張開不自然的手掌，活動給他看，證實我毫未失却作戰的能力。

「這不過彈片擦破一點兒皮膚，沒有關係。」

我說：表示願去出力。得隊長命令後，我方知道我們一架機被敵方包圍擊襲，正在萬急中，於

是我便逕向停在東南角的那架單座戰鬥機奔去，這時勤務已加上了油，我打開機門一躍而上，運用非常的高上升力飛行，在狂風中邁進，直達八千尺高度，然後向目的地插落，一剎那，這幅强頑的鬪爭場面，便呈現在我機前不遠的地方：見二架敵機在追逐我們這架機，正是迫不得已間。但我並不茫然上去救護，據我途中決定的戰略，操向它側方飛行，想在他們注意力集中於我們那一架機上的時候，出其不測而痛擊之。於是我以神速的運行，來一次翻外圈。

八　一般傳奇似的插話

正在這其間，想是子彈已完，陡然的我們那一架機凌空升上，這是出於敵機的意料之外，當然，敵機不肯放鬆它的，那二架敵機，便同時而且同速率的斜升上去，恰好在我們那機出頭不遠的底下，敵機便作爲豐一個九十度三角尖向記點描去似的，連同我們那架機互撞了，立刻遭受很大的損壞，都飄搖的跌下去。誰知這，我們那位智勇的伙伴，早已乘飛行傘安全的降到地面，以一架已不能脫險的機，陪葬兩架敵機和兩個飛行員，究竟是上算的，這是空戰的奇觀。要不是側身於戰圈中，決計看不到的。這種非常的戰術，是我們絕好的經驗中的教育，可惜到此刻我還沒有調查出是我們那一個伙伴。

九　一場好詭祕的格鬥

話得說回來，看了這場惡戰結束，當我起折回的念頭時，不料遇到一架自己的機，默測它似很慌忙，待不到我們接近，不知幾時來了一架敵機，盤旋於我們頂上，有似監視我們的行動，我們不約的立刻遠離，我一急轉彎，預備佔它的上風，說時慢那時快，他已經發動機關槍，當然我不肯相讓，就用側衝，同時扳動聯動器（Gear），立即子彈由螺旋槳旋扶圈間發出，也許我的雄心使我佔了攻勢，那知它佯逃，或對我甚麼不利，我向四周察場着，果然它向我投來一顆燒夷彈，幸我未追上去，得免機身燃燒。在它退一箸後，我便緊隨着它，眼睛注視照準器（Sight）發出的子彈和我的行動一致的結果，追得敵機走頭無路。在我偶一側眼間，望見我那戰友在和另外一架敵機抵抗，兩方戰力均等。再自西北角，悄然地飛來了兩架敵機，不一刻，却一在我左側上方，一在我後邊下方，高高低低一共有五架飛機會合着。既到這情形，我便暫時放棄那被我追逐的敵機，轉向與新來的兩架週旋，因爲飛行不久的關係，顯然看出它們的强潑的活動，雖然現在已被敵機重重包圍，但我要生存，決定施出我未有的戰鬥術，萬一有甚麼意外，我也得予對方一個大的損失。

於是，我便展開僅有的毅力，心地很沉着而且很機敏的，突向阻擊我最力的兩架敵機間側滾出來，乘便就將正和我伙伴在鬥逐的那架給逃跑的敵機，一次迫近的掃射，恐怕它抗鬥力不強，已是疲倦，祇經我們一夾攻，就負創傷逃去了，但還有兩架，怎麼也不輕鬆我，合力對我射擊，一時便陷於混戰狀態中，約經過五分鐘的惡鬥，我的那個唯一的伙伴，因受重創飛走了。現在祇剩下我一個，在應戰兩架頑強悍的敵機。已到這樣，我惟信賴自己堅定的志意，和非常的毅力來對付險境。

十　生命寄在 Bead sight 上

我忍着一身創傷的痛楚，目光注射那準星 Bead Sight 即或是那被風狂吹着的風標，以爲利時分減痛苦的對象，或上或下的敵機，彈子像是暴雨似的向我打來，我爲自衛起見，用盡我駕駛的技能來圖避它們的擊襲。我感覺到全身已經潮溼，血腥味被寒流中散開來，我欲暫脫這危境，我便佯作跌落，低了它們一格，向下連續的「旋飛」。但我的體力已不允許我這樣做不到七旋轉的旋飛，便不能再支持了，從高空直跌下來，我的意識也糢糊了，全於無線電信似已隔斷，失去它的性能，一切都完了！我忽然一轉念，「民族還未解放，責任上却不容我犧牲的。」怎樣腦

筋像被透針刺激一樣，立卽渾身的血液沸騰起來，還在不知不覺間機身卻已攀昇，其實那時機身跌離黃浦江面只有三米了，稍一差池，就可以完結這架飛機和我的生命。

在暴風雨的高空展開了我們一場毒辣的格鬥，到黃昏時候，我才結束這一天的活動。據說，我駕駛的飛機，幾時降落到機場上，不單我自己無從知道，連留在機場的人都未注意，待到發覺，他們還以爲是一具屍體。

十一　感謝當在威力圈外

意想不到的，這具屍體此刻又已復活了；藉各方面的助力，要想感謝賜我的美意，惟有希望我的體力能早日的復原，再上前線去，最低限度要先把敵人絕跡，自由飛行我們領空的二百餘公里底威力圈以外。

我一刻也不會忘了我的職能和宿仇；這里還有一方窗子，既可以看到高朗的天景，又可以看到敵機的行動；由此，使我對它們更深的認識，而更加的渺視！

當我擱筆前，該感謝那隻負傷的手，歷七八小時爲我記錄這段同憶，使我留下生活中最寶貴的一頁。再有那縷縷的花香，由它滅除我休養中無限的寂寥。

—次霄—

在筧橋

在六年前我就沒有了家，和沒有了一切。我常夢想飛回故鄉的黑山白水，還有那一望無邊的莽原與遮蔽了天的白樺林。我的一個小妹妹常這樣對我說：「哥哥！你學會了駕飛機一定要去打日人，打完了帶我們一同飛回家，你再帶我們到大豆田裏去捉蟈蟈！」是的！我們不能忘記那養育過我們童年的老母親。

一九三六年的二月，我踏進了美麗的杭州，我的體格是相當壯偉的，但是因爲神經緊張的原故，我投考飛行失敗了，於是只能在航空界當一名小小的機械士，南方的生活像夢一樣的常逗人縈思。

平時每天早晨四時半就起牀，忙着上廠工作，那時太陽還沒出來，直到我們走畢上工廠二里多的路，和做完預備工作，東方才漸漸紅起來，慢慢地紅得無節制了便又淡下去。發動機流着愉快的聲音，我們做完飛行前檢查工作起飛，黃色的黑色的飛了滿天，飛行線上捲起層層的灰

沙，在下工時我們的臉上竟成了沙漠。七月的太陽像燒滾的油，沒頭沒臉向我們全身澆着，一到夏天我們全黑得如焦炭。柵廠永遠流不進半點涼風，雖然機場遼闊得如塞外的原野。

七月下旬我們一部份被派担任警戒，只要一知道敵人來襲，二分鐘內便可起機驅逐，蘆溝橋的烽火很快的又燒到上海，我們不能再忍了！是八月十四日的清晨，我們運了第一個炸彈送到日本的軍艦上，在出發時我們裝着炸彈引信，撫摸着那些幾百公斤重的傢伙，像獲得什麼心愛的東西似的。下午因爲別的任務，留在機場上的別的機子全飛走了，三點多鐘光景杭市忽然響起第一次警報，——那使人心顫的悲哀的急促聲音。

雨越下越來勁，雲幕很低，半山全給埋在雲裏，環繞西湖乳形的山峯底秀影，再也看不到了。我們很快的起了機，忽然西北角上來了一大隊三十餘架，我們認得那是我們的。它們在機場上繞了一個圈子，也爬到雲裏去了，留在地面的我們，只在附近隨便隱蔽起來，沒一會雨略停，西南角漏出一小方藍天，就在那塊藍天的角上發現了一架大飛機，單翼銀色的二個方向舵，是客人來了！空中勇士在很遠的地方就忙着招待。牠的發動機聲音很低，我們知道這是個不速之客，留在機場上加完油待着起飛的六架，同時昇了空。客人已在我們的頭上了，牠很美麗的一個九十

度轉灣，下了兩個炸彈，一前一後颼颼的隨着飛機的方向斜飄下來，我又跑了幾步，等炸彈快落地時才臥倒，却睡在水裏了，訇然一聲巨響，空氣像扯破一萬張布似的向四面撕開，一股子壓力四面緊收着。一縷濃煙直衝上天，十塊像鐵火花在煙裏分散，躺在地上好像有人拖了一把，我的神智很清楚，雖然那兩個炸彈只離我五十公尺光景，我爬起來想跑到隱蔽壕，在我頭上又下來一個客人，只有五百尺高度向機場俯衝下了兩個彈，又一聲巨響，沒有煙，這回却遠了，空中的和地面的機關槍聲密了起來，整個的筧橋在鉛彈之中咆哮，那邊廠屋着了火了，發動機流着鬼嚎的哭聲，平時聽着是愉快的跳動，現在狂吼如同一個暴燥的女人。

七時光景全部降落，有的飛往別處露宿，晚上照明燈一亮，整個機場便成爲一個無邊的綠水湖似的。十時接到監視哨報告說：敵機由台北起飛共十五架進襲杭州，只回三架，那便是所謂遠東著名的木更津航空隊，只一天就給消滅三分之一。

十五日早晨，我們早就預備了，六時半筧橋上空發現了十二架黃臉婆子似的顱頂底水面機，那是母艦上飛起的，全數擊落在錢塘附近，筧橋也有兩架在空中着火，熊熊火光烙着死灰色的長空，鬼子跳傘了，一張雪白的菌形的保險傘，掛在空氣中，慢慢地下降，一落地就教壯丁逮住

送給我們，那個俘虜壯健得如同一頭小牛，他哭傷着臉說：「……他有妻子，他的妻子異常賢慧而且十分愛他，他在很早以前就想歸附中國的。……」可是他的炸彈却完全丟在中國的陸地上了，這無恥的哀鳴！

我們的勇士他們用敵人的鮮血在筧橋長空寫下一頁鮮紅的雄壯的長詩，我們是航校的子弟！「筧橋無弱兵！」看吧！我們這一家人已經分散在整個中華老母親的懷抱裏，讓我們低飛在東北大森林的頂上，長白山巔，鴨綠江畔去啄食盡那些蠶蝕我們生活泉源的害蛆吧！

十五日的下午，我們奉命都到別的地方去，我也坐了飛機，機充機關槍射手，俯視我們祖宗遺留下來五千餘年的山河，望着和平的村舍，碧綠的田疇，滾滾東流的大江，懷念着天之那方我的家，我的弟妹。弟妹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一定帶他們回到故鄉，帶他們一同去捉會叫的蟈蟈。

——陳竹平——

空軍的處女戰

八月十四日，中國空軍在抗日的民族解放戰爭中第一次顯示了英勇的姿態，上海三百萬民衆懷着同樣的又驚又喜的心情，仰着頭，親眼看見了她的英勇的戰鬥的姿態，這驚喜將立即隨着捷報擴大到全中國，慰撫着四萬萬顆跳躍不已的心！

那天一朝，我從砲聲中驚醒過來，聽着轟然的大砲聲，同時看着表，差不多是每隔一二分鐘一砲。這使我興奮起來，外面下着狂風大雨。我起身後，再也就不住，披上雨衣上街去。這砲聲早已驚醒了上海每一個民衆，但我好像要把這消息特別帶去通知朋友似的。我在雨中跑，街上的人東一堆西一堆在店門口看報。人們都露着興奮的臉，前幾天的疑慮的神色，早給砲聲轟走了。

人們都順着他的手指，仰着頭，凝視着東方一大塊的沉重的雲。突然在灰白色的雲塊的間隙中發現了一架飛機在向南飛，接着是一大隊分散的向各處飛去，軋軋的聲音也聽見了。

跑了幾個地方，見了熟人，彼此都慰問似的說着：『打了啊！』

九點多鐘到四馬路，看到報上說「今日日本將出動飛機助戰，」「我方已有準備，」人們都憂慮着，因爲憑着過去的經驗，我們知道日本飛機來，我們只能聽其轟炸屠殺。

這時砲聲仍然連續不斷的響着。雨稍停點了，風也小了，但天空中停滯着沉重的雲塊。我和

幾個朋友登上了一座四層樓的屋頂，遠望響着砲聲的東北方，突然東邊起了一聲巨響，隨着騰起了一陣黑煙，接着是連發的尖銳的砲聲。

「飛機！飛機！」前面屋頂上有人喊起來，手指着東方。

「這是中國飛機，那邊是黃浦江，炸東洋兵艦！」一個人喊着，他的喊聲中含着笑聲。

四周屋頂上的人，都隨着笑起來，喊着，拍手着。這喜悅是異常的。

「中國飛機第一次出動打東洋兵！」

「中國空軍萬歲！」馬路上的羣衆都狂呼起來。

每一個人都好像要飛躍起來似的高興着。

「中國飛機轟炸東洋兵艦啊！」又有人在馬路上喊起來。

於是我們從屋頂上下來趕到外灘去。外灘擁滿了人，大部分是從蘇州河北面在日本兵槍尖下逃過來的貧苦的民衆，他們背着包袱，肩着箱子，有的已坐在馬路邊或草地上，有的仍然在朝北跑，我們一路走，一路看見人們在敍述着他們從各處逃出來的情形。一個巡捕的周圍圍着許多人，他指手劃脚的說：

「先看見一只飛機，後來又看見幾只，飛得不高，繞着外白渡橋的那邊飛，我當是日本飛機，想不到的啦，一二八的時候，日本飛機不是時常飛來示威。突然日本兵艦上開砲了，一只飛機斜飛到浦東那面，一下由東邊朝日本兵艦劈下來，擲了二顆炸彈，震天的響，日本兵艦拚命放砲，但已飛去了，可惜，差一點。不然那兵艦就毀了。」他說着又指指那停在日本領事館旁邊的出雲艦。

「你看了快樂麼？這兵艦是指揮日本兵艦打仗的，裏面坐着他們的司令官。」

「當然快樂啦！我也是中國人啊！」他裂開了嘴笑起來。

中國空軍的第一次出動，驚震了敵人的胆，慰撫了我們四萬萬五千萬顆跳躍不已的心！

我空軍炸敵目擊記

「我空軍出動了！」

這是今晨，最可紀念的「九一八」以來的一個早晨，所聽到的雷似的歡聲。

「我空軍出動了。」

含垢忍辱已久的吾軍，自今晨以後是改取攻勢了！是要以蓄養已久的空軍的威力，來轟炸敵人在上海的根據地與他們的進入中國海的艦隊了！

立刻便得到極大的成功！

我空軍的威力，與陸軍的勇士的刺刀收到了合作的最高的效用，把敵人從北面迫退到南面，從東北面逼退到極東邊，他們的根據地，日本小學，公大紗廠，（他們是慣以文化，經濟的根據地作爲軍事的根據地的！）陸戰隊司令部，都前後爲我們所佔領了！

上午，我在法租界的西區辦公，聽見陸陸續續的砲彈的炸聲。

「這是高射砲！」一位同事說。

另一位同事剛從外面走進，歡容滿面的說：

「我空軍出動了！」

立刻，全辦公室裏的人都交流着喜意，久鬱的憤悶彷彿爲之一舒。

砲聲炸聲不斷的響着，如夏雷似的殷殷隆隆。

天色陰灰，浮雲一塊塊的在天空疾馳而過。風力至勁。

午飯時，流傳着種種的使我們興奮的話。

「敵人已退到蘇州河南面來了。」

「敵人的軍艦已被我空軍炸沉一艘了！」

但後來知道，敵人的出雲艦，那旗艦，被我空軍投彈，彈所及處，與那艦身相差不及百餘碼。

高射砲聲迫切的響着。

我空軍正在發揮他們的威力！

下午，三時三十分左右，我在靜安寺上了九路公共汽車，（一路已經是久候不至了）預備由南京路外灘轉到大陸商場。

車過成都路，便已看見東邊的天空，迫切的響着高射砲的炸聲。砲煙一團團的在空中卷滾着。

我空軍有三架在砲煙的上面飛過。

空中有機關槍的聲音。

一架敵人的水上轟炸機明顯的可見到牠的兩翼滿掛着轟炸彈，在空中孤另另的飛着。

牠總在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中區盤旋着，飛得很低。

車到了愛多亞路外灘，不能再前去了。

我走行沿着外灘向東而去。

滿路的人，頭都仰向天空。

高射砲聲迫切的彼此呼應着。

黃浦江面的天空，砲煙一團團的滾卷，看牠們一團團的從江面敵艦上及領事館的屋頂上升起。

「我空軍來了！」

眼見着我空軍四架在砲煙上面飛了過去，向東而去，向敵人的根據地而去。

羣衆在拍掌。

浮橋上，江邊，高廈的簷下，都站滿了人，頭都仰向天空。

說時遲，那時快，掌聲未絕，我空軍已同時投下了四顆轟炸彈，直向江面上的敵艦投下。

像是小兒玩的紙箭似的，由空中投下，看牠們很小很小的幾個黑點，立刻便大了，立刻便落

在江面上。整個地面都被震動。

高射砲迫切的在響着。

我空軍已向東去。

但再一看，江邊的浮橋已折斷，站在上面的人都已不知那裏去了。

羣衆潮湧似的由江邊向西，進福州路、漢口路、九江路而逃。

空的脚踏車棄了一地——還有縛了箱子在車後的。

我緩緩的也向西走。還想向西北轉入南京路。但已不能走得過。北面的人也都潮湧似的向南逃。

回望着黃浦灘邊，已寂寂的沒有什麼人。

高射砲還在不斷的迫切的響着。

天空上，敵人的水上轟炸機還在低空盤旋着。

黃包車上，已有血淋淋的人躺着向西拖去。——經過的不止一輛。

從福州路向南向西，沿公館馬路走着，一部紅色的救火車飛馳而過。

但是我相信，無辜者的血，必不白流的！

「我空軍出動了！」

「鷹兵」是無敵的！

無敵者的血，必不白流！

外灘戰雲

「戰雲」一本是文章家的一個隱喻，今日的黃浦江上，我們看見戰爭和彩雲的眞實結合了。陰慘的灰雲下，一聲轟隆，地上的砲火隨之滾滾躥湧，高射砲也在天空爆出一團團可怕的黑煙。天空是一片愁雲，黃浦灘上蠕動着一簇比雲彩更要愁，更要密匝的難民。

上午十點一刻，我在愛多亞路屋頂上看見我們三隻飛機盡完轟炸的任務，得意地翔入雲霧裏。爲了看看侵略者的軍艦怎樣狼狽地沉入黃浦江去，我即刻奔到外灘。到那裏，我首先看到的不是悲壯的轟炸，而是一片流離失所的無辜者，扶老攜幼，不幸的一羣。

作爲都市風景線的草地，如今已變成這些人臨時的國家了。岸上擠了無數觀戰的人，有些洋人還穿着很整齊地立在那裏，一邊用望遠鏡探視着，一邊談笑自若。只有坐在草地上的那些人，沒有好奇的心性，儘呆呆無助地望着天。一聲轟隆，那砲彈落的正是他們自己的家園。

十天前用搬場汽車逃難的，五天前用人力車逃難的，雖然情形都極狼狽，然而沒有昨今臨到關頭才逃出來的慘。這些人的家都極簡陋，然而那是他們僅有的一切，他們實不肯離棄，如今，一切就全都葬在砲火之下了。一個高貴人會譏笑他們背負的那些破爛家私，一擔破絮，一隻盛粥的桶，還看見有一個小女孩抱了隻又瘦又髒的貓，但沒有人能公平地衡量這些卑賤窶貧的價值。

沿了江岸的水門汀便道走到外灘公園，那悽慘情狀對每個飽食暖衣者都是一個精神上的烙刑。兩歲的，半歲的，還有不到一個月的乳嬰的哭聲到處起伏着，向着遠處敵人的砲火微弱地抗議，老婦人坐在那裏無聲地抹着淚。暴想昨夜大雨，這些露宿空肚的難民，眼淚必和雨水混在一起。他們的犧牲原應是每一個中國人的犧牲，只因他們逢在鋒刃上，磨難來得早了些，

大世界，共記黃金二舞台收容難民的美舉應該即刻擴大了，救濟難民的工作應和抗戰一

積極進行。如果國人不肯把客廳書房讓出來。至少大家應捐款接濟他們，收容他們，莫使他們逃出敵人的蹂躪，却又餓死在同胞的脚前。

難得的，是在這些人的臉上，沒有怨容，却只有切齒的恨。賢明的日本人，你們殘酷的砲火才是「抗日」意識最有力的宣傳。這些空了肚皮的人，集成三五個難友，還指手畫脚地講說國事，盼望些勝利，相信些勝利。一個年青小夥子立在海關前銅像的石階上有聲有色地說着他由楊樹浦逃出的沿途。在悲慘的外灘，已自動地產生了無數的「時事座談會」。他們談的事實也許不詳盡，情感却無法再熱了。

封鎖了的黃浦江的景像至爲肅穆。遙望沉船的煙囪露在江面，那沉痛意味充分地象徵了當前舉國抗戰的決心。江上除了各國軍艦外，和車輛擁擠不堪的岸上對照，特別顯得冷清。然而幾隻仗臂力划的舢板還在土黃色的波浪中扎掙着，一顚一覆，然而却筆直地前進着。這勇敢的航手正是我們今日的中央首腦，我們應全變成舵槳手。

由外灘公園東北望去，那是我們的英勇空軍，中國的鐵騰，活動的地帶了。外白渡橋這時直如用人綴成的一道橋梁，和我一樣，那裏有無數等待看敵艦炸沉的。日本領事館前泊有旗艦一

艘，旁邊用一只商船掩護着。艦上高射砲爲我們的飛機嚇得東西擺動，桅桿上，一瞬一瞬地同外邊軍艦交換些詭祕的燈語。

呵，誰有誰能形容昨天全市因我空軍活動而起的興奮呢！

我的筆太拙，不然，我應把所有那些緊張的臉摹描下來，捧給今天那幾隻中國轟炸機的戰鬥員。那些臉，有焦急，有盼望，終至於感激地流了淚。一個廣東佬，用我聽不懂的方言向我這陌生人訴說，他直快發了瘋，捶着胯骨，嘶噓地指說，今天風太大，有一個炸彈落在敵艦緊傍！遠看見一個老太婆，她那雙鑲了紅邊的眼睛其實看不到什麼，然而她引頸尋找，嘴裏喃喃地念道着：飛機，飛機。有的人担心那飛機不是我們的，即刻，這懷疑爲羣憤鎮壓住了。

空軍，我們的鐵鷹！你剛一出頭，你便使我們興奮地流了淚。在戰事上，空軍是伸出的手臂，然在華北，我們是抱了肘挨揍。當敵人的高射砲齊發時，我們關心你，看到你由另一朵雲裏鑽出時，我們又驕傲了。雲中那影子寄託了我們所有的熱望。

—大公—

杭州灣空戰追述

我們回想到一二八，杭州灣空中大戰，那時我們空軍剛樹立了基礎，在一個熹微的晨光中，我們毛羽未豐的鐵鳥，遭遇了敵人的蹂躪。結果我們傷了一位空軍將領，並損壞了一架飛機。那時日本新聞紙的刊載，一秉他誇大的習性，對於杭州灣的空中大戰，認爲是他們空軍空前的戰蹟，多用着大號字的標題刊載，算是他們空戰史上最珍貴的一頁。這事回憶起來，已是六年多了，不善忘的中國人，似乎還在腦海裏映演着這悲慘恥辱的一幕。

過了六年後的杭州灣又掀起了狂大的波濤，在八·一四的下午三時許，杭州市的防空警報初次試着可哀可泣的啼聲，市民聽着警報，逃的逃，躲的躲。恐怖和憂慮的心理，都在每一個市民的臉上顯示出來。

二次汽笛的響聲，這是報告敵機已侵入杭市的領空了。這時我們翹首蒼穹，眼看着一朵朵的白雲，很悠閒的舒卷自如。而敵機和我們的飛機，隱約中，在那裏時隱時現的盤旋上下，耳邊祇想聽着轟……的爆炸巨響。這是敵方派來最精銳最精勇的重轟炸機十一架，來轟炸我們這唯

一的航空學府。我們空軍將領都抱着與敵拼命的雄心，沈着應戰的追逐戰趕這時炸彈和高射砲的聲響，不斷地像聯珠似的相互奏應。我空軍高志航君首開紀錄，將敵機擊落一架，頭尾兩翼，五化四散。後來查明機頭在金門樑，機身一翼在麻基村，機尾在莊基村。機上的機師槍手等等，都已爲焦巴弓，而且粉身碎首，殉了他們的職務。高君在應戰時上下掃蕩，左右迎擊，他那活躍迅捷的技術，使敵人見了咋舌。當時他在機上應戰，傷了左臂，他還用着右手開機，在鮮血逆流中安然飛回機場。這種鎮靜不亂的精神，足爲我們空軍的模範。現在他還在醫院療治。可是不過一些輕傷，稍微幾天，就可痊癒。但是他仍希冀做一個像歐戰時以一機擊落敵機百架的德國紅武士他又說即不如此，至少也應當做一個空軍烈士，纔符了他求仁得仁的初願。瞧着他弈弈的精神，豪爽的性格，頗使人敬仰不已。

高君首開紀錄之後，於是接二連三的在筧橋又擊落了兩架，還有五架受傷飛去，徬徨徘徊在浙東的上空，次日在餘姚，蘭谿，浦江等處發現機架殘餘的機體，而安然回去僅僅祇有三架。這種空前的損失，開空軍戰史上未有的紀錄，也是我們空軍初出茅廬的第一功，很值得紀錄。

這隊初次光臨的敵機，是從他台北的根據地出發，乃日本空軍中最精銳最神勇的號稱「

木更津航空隊」的一隊，它是預備應付世界大戰的。歷年來日本軍部極度擴軍，對於空軍之發展，更是不遺餘力，但是他們國內自己號稱是最精銳最神勇的在這一天卻被我空軍重重包圍，鏖戰有三小時之久，天空雖是寬廣，但是也殺不出一條生路來，祇好飛來飛去的在白雲堆裏隱藏避匿。同時眼看着同來的餘機，一隻一隻的墜落下去。

這隊重轟炸機，是日本依據德國享格式仿製的單葉雙發動機，原名九六式陸上攻擊機。最高速度每小時二百二十公里，航行半徑二千公里，機內可坐六人至七人，操縱員，轟炸手，無線電，攝影手，射擊手等，應有盡有，設備齊全，這一隊來襲的企圖，原想將我們空軍根據地炸成一片平地，誰知初出祁山，竟遭遇着這般空前的意外損失，初非一般窮兵黷武的軍閥所能夢想得到。

十五日的清晨，他們重整旗鼓，又來襲擊。這時我們駐在口口口的空軍將領劉超然，率領七機，迎頭痛擊。敵機一共十三架，瞧見我空軍迎戰，即四散飛開，東西零落，先後被我機射落了六架，其餘的七架狼狽逃去，而且擒獲了一名俘虜。還有八架是飛到筧橋投擲了炸彈七枚，就紛紛向杭州灣逃走。

這一役我們最值得紀錄的要算劉維權君。劉君首先發見敵機，與敵機八架苦戰多時，當將

他們擊敗，同時還擊落了一架，自己頭受了傷，仍能沈着的安全落地。不過他的傷勢過重，醫治無效，竟於十九日夜十時三十分壯烈的爲國犧牲。劉君是河北人，南開學生，是航校第六期畢業生。敵機轟炸南開，劉君聽了悲憤塡膺，所以這回有着機會殺敵，當然是分外神勇。他的春秋祇二十有四，這種人材的損失，頗值得我們十二萬分的悲悼。

這兩次的空襲，敵方損失已經查明的一共有十三隻之多，（已詳前電訊）其餘未經尋獲的或已尋獲而未經記者探悉的，當然還不在少數。考查它的損失，第一日來襲的重轟炸機每架值五十萬元，其餘以每架二十萬元計，損失統計已值一千萬元之譜，同時被擊死亡的飛行人員，當時在杭縣境界發見的有二十餘具之多。俘獲的有七八名，這種人材上的損失，更不是數字所

[illegible]一幕恥辱；仗着飛將軍們的神感，已將它洗

—迪民—

飛將軍訪問記

廿世紀的象徵爲天空的征服，所以「誰快就誰勝利」，「無空防卽無國防」，領空權的拱衛，係構成現代國家的必要條件。

敵機此次侵我領空，原想滿載而歸，不料給我英勇無匹的空軍，予以致命的痛擊。自詡爲第一流的「木更津航空隊」，幾於全軍覆沒，給好大喜功的日本軍閥們一個活的教訓。我國無量數的生命財產，在我空軍奮力挫敵的偉績下賴以保全，我們對於衛國保民的空中英雄們，令人不勝欽佩感激！

一個秋陽尙厲的午後，蘊着一股興奮的胸懷，到廣濟醫院去訪問爲國負創的空中健兒。醫院在平時給我的印象，常是陰森沉悶的，可是這一次則例外，激昂壯烈的空氣，加緊了我前進的步伐。

空戰受傷的壯士，魁梧奇偉的劉維權君，傷中要害，不幸於十九夜十時三十分鐘殉國了！在他固求仁得仁，雖死無憾；然處敵人兇燄未滅的今日，將星遽隕，確爲一樁無可取償的損失！他籍

隸河北自南開高中卒業後，即考入航校，爲該校第六期的畢業生。敵機轟炸南開之役，使劉君悲憤填膺，與劉君同駕一機，殺敵者爲其同學張光蘊君，亦受有微傷，現住廣濟醫院醫治。據張君告記者，十四夜，我空軍派機一隊，至曹娥某處警衛，我與劉君同派在該隊服務，十五日上午七時，有敵機十一架經過該地，擬進襲杭州，爲劉君首先發現，立即與我登機升空迎戰。當時敵機與我機十一架經過該地，擬進襲杭州，爲劉君首先發現，立即與我登機升空迎戰。當時敵機與我機同時高飛入雲，至海寧上空，我機一架與敵機數架苦戰之結果，當有敵機二架被我機擊中。因我機飛行過速，劉君撞傷頭部，我亦略受微傷，被迫在海寧上空降落。劉君不幸已於十九日下午十時殉國，劉君待人接物，極爲誠懇，性情豪爽，尤富愛國熱情云。張君追述劉君遺事至此，不勝神傷。記者以張君尚在負傷休養中，不便久談，旋即告辭而出，劉君此次偉烈犧牲，使敵機未敢輕入杭州上空一步，厥功至偉。但因殺敵太切，致撞傷頭部，鞏醫束手，竟致不起，歿時年僅二十四歲，惜哉。

榮膺此次禦敵空戰首功的是高志航君，六年來的國難家仇，使他不與倭寇共戴一天，他是遼寧人，現年三十歲，幼攻砲科於瀋陽東北砲兵學校，十八歲起即改習航空，曾在法國專研究航空兩年，他說對於航空特具興趣，願「名」思義，他確是有大「志」於「航」空的，他曾娶一俄婦，生兩子，因國府限制空軍官佐與外籍女人結褵，乃賦仳離，旋與國人結合，現居南昌，他有六個

兄弟，家庭狀況甚佳。他傷在右臂，槍彈業經醫生用手術取出，病勢已大見減輕。他說空軍人員應做敵戰時以一機擊落敵機百架之德國紅武士律特豪奮，即退一步，亦應做一個空軍烈士，他這種壯志豪情，眞令人敬佩不已。

以浙人而衛浙土的徐漢靈君，餘姚人，年二十三歲，父母均健在，業商，雁行有四，他先後肄業於上海聖芳濟及青年會中學，亦爲航校第六期畢業生。十五日之戰，彈中左肺，左手大姆指聲中指皆受創去一節，肺部之彈，已安然取出，神態明朗，他撫着創口說：「這是敵人給我的禮物，將來我當加倍送還他們。」態度堅決，溢於言表。當他十四夜在曹娥江畔發現敵機時，倉卒應戰，連保險傘保險帶都沒扣上，左手受傷後，不肯下降，仍運用右手迎戰，一直到敵機墜毀任務完成後，方從容賦歸。

錢國勳君係航校的飛行教官，頭部傷勢漸痊，約一週後可以出院。他稟性沉毅，緘默寡言。惟對於最近杭州人民的紛紛搬家，尤其是利用公家汽車搬運私人物件的公務人員和市上商店的紛紛關門，認爲一樁奇恥大辱的事，希望短見的杭人幡然改圖，勿使這位吟呻於病榻的志士有所傷感！

此外尚有王廣英張光蘊曹鼎漢黃可寬四君，傷勢均甚輕微，不久就可出院繼續殺敵了。

最後，高志航君很莊重的說：「我國目前空軍的實力，雖可與敵人較一日之短長，然全面抗戰，曠日持久，必須多方補充，方克有濟。此事刻不容緩。」言訖，即自動脫下其白金戒指一只，作爲國防獻金，並請報紙努力宣傳，籲請舉國同胞，踴躍解囊，用以贖機救國，稍受輕傷的錢國勳曹鼎漢兩君，亦各立捐法幣十元，俾集腋成裘，充實國防。

爲國負傷的空中英雄們，其身雖在病榻，其心則無時不以國族爲念，捐戒助金，唯恐不及，一般愛財若命的人們，視此能不愧死？

——辛人——

奇偉的夜襲

我永不能忘掉，這壯美的偉觀：在一個月白風清之夜，我空軍作了一次英勇的夜襲。

秋天空氣是那麼高爽，傍晚在少女的眼睛似的清遠的青天上，一輪淡白的月輪佔着，人們都知道，今宵將是一個皎潔的月夜，天還未黑，星就閃動它金色的眼睛，接着這輪明月，也舒出了

它的光波。在中國對於顏色的分別中本自有「月白」的一種，月的顏色，實在應該獨闢一種的，因爲它不是白，——比白多些微青和嫩黃，但也不能就說微青或嫩黃，因爲它還有光亮的銀色。

本來，無論秋月何等明淨，大上海的中心地的人，是不會感到的。因爲數不清的電燈，拼成了一道光，使明月完全失色。就是月光不爲所奪，人們也完全給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引去了。

漏戳開始，霓虹燈光一掃而空，就是電燈，也只在幾個最高樓閣的小窗中亮着。我眞懷疑這明月是來報復幾十年來的仇恨哩！它似乎把所有的光波儘量的舒出，把世界完全浸在水晶瓶裏，忽然我的不可改的劣根性又發了，「趁此砲火暫息的時候，且到屋頂看一回月再說。」於是跋着鞋，走上了屋頂。

全上海都像蒙上了一層玻璃紙，而在燈光下照着光明瑩徹。黃浦江像一甌牛奶，靜重而光潔。月很圓，星稀得很，除了很遠的天末，更沒有一絲雲彩。

忽然，黃浦江的日本軍艦，在出一種奇怪的呼聲。幾天的經驗，使我知道這是我軍空襲時日方的警號。警號還沒有斷絕，空中就起了一陣宏大的機聲，我便抬頭看去。起初，是什麼也看不到，後來，窮盡了我目力，才看見先後五六架飛機，很快的從西南飛來。他們飛得很高，使人想起春天，

專愛在白雲上釘着玩的燕子。但到租界的上空，最先一隻，忽然流星樣的斜下；這完全像失去了駕駛人一樣的斜墮，但是，我們立刻就知道這是擲彈的準備，因爲當日本軍的高射砲發出了，一團團濃煙時，牠又很快的飛了上去。高射砲又多了幾個圍着牠打去。他就一直向南飛。

就在這高射砲開得最激烈時，上下盤旋的幾隻，忽然用了最高的速度，從高射砲的濃煙裏掠過去。接連的向虹口日軍陣地投下好幾枚炸彈，立刻，濃煙就像夏天雷雨時黑雲似的翻了上來。

日軍的高射砲，爲這出奇的襲擊所震撼，他一時似乎很不方便對正方向；直到第一個砲彈開出後，濃煙已經成爲天然的煙幕；而我們的飛機，却再就原來地位，投擲了幾個炸彈。

黑煙迷漫了半天，最上最濃，中間稍淡，最下簡直是通紅的火焰了。東虹口是日軍的陣地，他們據險而守，取攻勢的我軍在前進上比較費力；現在這樣的轟炸，是非常有利於我們的進攻的。

煙越來越多，我們的飛機已經安全的飛回了。而日軍的高射砲也靜止下來。

夜氣還是那麼清，月還是那麼明，這壯烈的一幕，已經在這秋夜中表現過了，英勇的空軍啊！青天是更好也沒有的大紙，你們用你們的武器與熱血，在這偉大的紙張上寫作絕世的偉作罷！

這偉作，將永不會泯滅，將永遠的光輝。

我們的空軍，是向東北方面去的。吳淞口外敵人的兵艦和援兵，是很多很多的停留在那裏；我想你們趁此明朗的秋之夜，是會去從事更偉大的著作罷！那末，上是青天，下是碧海，你們將更大的揮洒熱血「蒼鷹劈大海，」我心醉着牠的雄姿，何況是你們呢，何況你們！

眞是大時代啊，你使我看到這壯美的偉觀！

——景江——

松浦久夫訪問記

——被俘的日空軍軍曹——

讀者還不會忘記吧，前幾天我們在蕭山附近擊落日本重轟炸機一架，裏面四個飛行員逃脫，經我們地方政府的搜索，結果於昨天將這四個敵人俘獲，送到南京來。這四個人中，除掉兩人身上受點傷送院醫治外，其餘二人受我方優渥招待。其中一個年紀很青的叫松浦久夫，我得便與他談話，寫了這一篇訪問記。

松浦久夫是一個十足日本型的人，矮矮的身材長的十分結實，他到招待室的時候，只穿一身白色的粗棉布上下衣，赤着一雙橫闊短硬的脚，粗短的手指，一點小小的東洋式鬍子，無論誰看見都能斷定他是個日本人。

我們請他到我們的住屋。當他行經一面穿衣鏡的時候，他站住了，對着鏡子仔細地看看他自己的面孔，用他粗短的手掌摸摸頭髮，彷彿是很奇怪，爲什麼會到這個環境中來呢？也許他還以是這是一場惡夢！

我們給他一枝「白金龍」，他玩弄着，吸着，點頭表示謝意。於是我們開始和他談話。

「好幾天沒有抽煙吧？」

「唔！謝謝！」

「請問你貴姓？」

「松浦久夫。」

「年紀多少了？」我們繼續問下去。

「廿四歲。」可是我們從他的相貌看來，他彷彿已經是三十多歲了。

「你是那裏的人？」

「福島人」——四國的福島。

「你在日本什麼學校畢業的？」

「是俘門工業學校畢業的。」

「呵！那麼你是駕駛員麼？」

「我是二等偵察軍曹。」

我們大家相對靜默了一會。在我們的房裏，有一包剛從他所乘的飛機上取下的戰利品——飛行衣，飛行帽，護身符，壞了的機關槍和一顆歪了的子彈。他注視着他的「戰具」，當然腦裏有無限的感觸，前幾天正是他機上的武器，而今天竟是我們的陳列品了！

我們不願多談使一個「人」傷心的話，於是轉過談鋒。

「對於這次的事變，你有什麼感想呢？」我問。

「我們政府對我們說，凡是我們日本人在貴國的都被殺害。」

我向他解釋：「這事，我想你當然知道是不確的，前次貴國藏本副領事的『被逼自殺』，此

次貴國在滬水兵宮琦的失蹤，我國政府代爲尋獲，並有極周密的照料，從藏本和宮琦的自白上，即可以說明一切。但是，你自己的觀感怎樣呢？」

他說：「這次落在貴國，你們的人民送給我食物，送給我棉被，毫無仇視之意，這種好意眞令我驚異，同時也令我感激無已！本來我們被俘，只望一死而已。」

「沒有的事！」我們馬上接着說，「我們素主仁愛和平，不說失了戰鬥力的你，我們將好好的招待，就是對貴國的民衆，我們也從未有敵對的心理。」

「是的，我現在眞的深信貴國和平之至，不過我們也沒有法子，我們是奉命而來的。可是，除掉命令中所圈定的目標，我們也斷不亂擲炸彈以傷人民。」

「對於你的失事，你有什麼感想呢？」我再問。

「原先只預備一死，倒想不到你們如此款待，聽說我們日本打算把貴國的僑民護送回國，我希望這是眞的才好。」

我們給他一杯茶和一枝香煙，他連說「謝謝」不已。我們告訴他已經派人替他去買幾套衣裳，等一會他就可以洗澡換衣裳了。他看看自己的身體，笑了一笑，又連說「謝謝。」因爲日本

人的脚形和我們不同，我們恐怕不易找到適合的皮鞋，於是問他歡喜穿皮鞋還是喜歡穿拖鞋。他說：「呵！謝謝！謝謝！什麼都可以，什麼都可以。」

至此，他問：「假如你們允許的話，我想寫一封信回家，報告我的平安和受款待。」

我們回答說：「當然可以。」

他又說：「如果可以的話，我的女人給我的一塊布（按即所謂「千女縫」，是日本一種迷信的保護物，）希望送還給我，不可以也就算了。」

談話至此，天色已暗，而且不顧使他太疲勞，於是我們結束了訪問，送他回招待室休息。

—佛舟—

(BC
G
296.93
B /2
$0.10